

失宠皇后

SHICHONG
HUANGHOU

下

忆妃
著

这个皇帝有点怪，总是上一秒对她温柔万分，下一秒却又冷傲难测，
让她「新宠之路」比「失宠之路」更加坎坷。
对于他的一意孤行，她得让他知道现代小女子的厉害！



两岸三地千万网友倾力强推

炙手可热的创作新星——忆妃倾情热献

当现代职场OL穿越到古代，变成了姐妹不喜、老公不爱的冷宫皇后……

当皇后成为一种职业，《杜拉拉升职记》在宫廷火爆上演

21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1st Century Publishing House
全国百佳出版社

失宠皇后

SHICHONG
HUANGHOU

妃
记

这个皇帝有点怪，总是上一秒对她温柔，下一秒对她冷酷。
让她的一新宠之路一比一失宠之路一更加坎坷。
对于他的一急孤行，她得让他知道现代小女子的厉害！

北
秒
冷傲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失宠皇后/忆妃著.—南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011.10
ISBN 978-7-5391-6698-8

I. ①失… II. ①忆…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43116 号

失宠皇后/忆妃著

总策划 吴丹杨
责任编辑 王军 姜蔚
特约编辑 李华丽
美术编辑 沈含之
装帧设计 杨亚忠
封面绘图 A 静
出版发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江西省南昌市子安路 75 号 330009)
www.21cccc.com cc21@163.net
出版人 张秋林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江西华奥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11 年 10 月第 1 版 201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0000 册
开 本 670mm×960mm 1/16
印 张 32
字 数 425 千
书 号 ISBN 978-7-5391-6698-8
定 价 40.00 元 (上、下册)

赣版权登字—04—2011—341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

服务热线: 0791-86251207)

失宠皇后

SHICHONG
HUANGHOU

CONTENTS

目录

第十九章	嫌隙隔膜	001
第二十章	针锋相对	013
第二十一章	指证	026
第二十二章	被挟出宫	041
第二十三章	摄政王府的丫鬟	056
第二十四章	再遇龙骧	070
第二十五章	出逃风波	079
第二十六章	暗涌	087
第二十七章	混乱局面	094
第二十八章	误会	119
第二十九章	一珍公主	128
第三十章	冲突	139
第三十一章	回程遇袭	151
第三十二章	无奈回宫	164
第三十三章	龙飙的计划	178
第三十四章	我不是夕雾	192
第三十五章	龙飏的愤怒	204
第三十六章	劫数——结束	218
第三十七章	幸福在起点	230
	龙飙的番外篇	237



第十九章 嫌隙隔膜

上官灵飞，一身白色的囚服，披散着长发，坐在我的对面。看起来，他在天牢里并没有受到什么刁难，气色很好，干干净净的一个人，连表情都很平静。

离我和龙鹰约定的期限只剩下两天，在这个时候来见灵飞，仿佛有一种道别的感觉。不论于他于我，两天以后，就应该不会再见到了。对于这肉身的初恋男友，我想，我应该为夕雾来做些什么。即便现在她身体中的灵魂已经变成了冯裳霓，但我依然会感觉到她曾经的那种刻骨铭心，如果不是世事变迁，夕雾和灵飞该会是多么好的一对佳偶啊。这样想着，心里对灵飞的同情就会更深一些。

屏退了侍从和狱卒，我看向灵飞。心再一次地疼了起来，夕雾留给我的，唯有对灵飞的痛心。忍不住地，我叹了口气。

灵飞俊逸的脸上，顿时浮现出关切的神情，看着我，欲语还休。担忧的神情如此直接，让我看到了都有一点不好受。

“我没事，你不用担心。”我勉强控制着自己，然而心中的痛感却是越来越重。

灵飞沉了沉，忽然抓起我的手，然后按住了我的脉搏。他微凉的手指，轻柔地按压在我的脉门之上，却好像有一股暖流自他身上传到我这里来，让我的不适顿时缓和许多。我和他，就这样沉默着，彼此的心里，各有暗涌。

“休息得不好是吗？”灵飞终于开口，温柔的语调使人如沐春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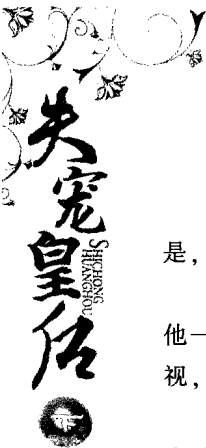
我呆呆地看着他，好半天，才茫然说道：“最近有些失眠，可能是事情太多了吧。”

“不要让自己太累。”灵飞怦然地对我一笑，似是悲戚，似是怜悯。

我认真地对他点点头，想了想，说道：“我已经查出了那封信是谁写的。一会，我就会去找皇上说明此事和你无关，应该明天你就可以被放出去了。”

灵飞脸色极淡地说道：“如此，就多谢皇后娘娘了。”

对于是谁写的那封信，灵飞一点都不好奇吗？我有点意外，说道：“你只要咬定对我没有他念，皇上应该就不会治你罪了。不过，以后，你也不可能再做太医，甚至还要改名。”



灵飞忽然紧紧地凝视着我，许久，那双清亮的眸子，似有千百种的疑问。但是，他只是看着我，却什么都没有说出来。

他一定是认为，让他否认和夕雾曾经的往事、那份感情，是我故意的吩咐，他一定以为我是为了自己的皇后虚名才这么说。唉，虽然明明看到了他脸上的轻视，但是我却没办法说得更多。天牢里，难保没有别人的耳目。

这时，忽然来了两个送饭的小太监，见到我在这里，连忙跪倒，“奴才叩见皇后娘娘。”

“快起来吧。你们这是做什么？”印象中，送饭应该是狱卒的事情，似乎轮不到太监来做。

一个小太监回答说：“回禀娘娘，奴才是乾圣宫的。万岁爷叫奴才们给王太医送些吃的。”

我突然心里一紧，忙问：“皇上为什么突然给王太医送吃的？”

“回娘娘，万岁爷什么都没有说，只吩咐奴才们看着王太医吃了这些饭菜。”

难道，龙懿他想……我忧心忡忡地回头看看灵飞。灵飞却是非常平静地对我一笑，而后起身接过小太监手中的饭菜和酒。

“很丰盛的饭菜啊。”灵飞将酒菜摆到牢房中，自己斟了一杯酒。

“灵飞，不要喝！”我大喊一声，扑到灵飞的身前。一种不安的预感让我有些失态。

“夕雾，”灵飞的脸上浮现出一丝认真的笑容，“在你的心里还是紧张我的是吗？”

我呆呆地看着灵飞，眼泪毫无预兆地滴落下来，紧紧拉着灵飞端着酒杯的手，说不出一个字。就是很难过，在不知道龙懿送来的酒菜是否有毒的情况下，看着灵飞决然的神情，我的心里竟然那么的不舍。

灵飞深情地看着我，眼神终于变得温柔起来。但是，也就在此时，他用力地甩落了我的手，而后一仰头，将那杯酒一饮而尽。

“灵飞……”我惶然地看着他，心中不停地祈祷：不会有事的，一定不会有事的。龙懿不会这样没有气量，他不会毒死灵飞的。

灵飞的眉头紧紧皱了起来，看着我，慢慢说道：“酒里有毒……”

我整个人都傻在了那里，绝望地瞪大眼睛，看着灵飞的嘴角慢慢地渗出了鲜血。

“你们……”我愤然回头要骂那两个小太监，但见这两人跪倒在地，浑身战战兢兢地像打摆子，心中不免一软。干他们什么事啊，不过只是两个被人使唤的太监。

“还傻愣着干什么？还不赶紧叫人？”我迅速变了话锋。



“不必了……”灵飞幽然地低语了一声，“来不及了……”只不过一会的工夫，他的脸色已经变得惨白。可见，这毒药的效力有多大。

我急得连忙握住他的手，只觉得比刚才冰冷了许多，“灵飞，你一定要坚持住。我不会让你有事的，你要信我！”我的心中只有一个念头，不可以，我不可以让灵飞死。夕雾留给我这个穿越者唯一残存的感觉，就是对灵飞的心痛，那样刻骨铭心的情意，我怎么可以让他在自己的面前消失呢？我大声冲外面喊道：“快点来人，去找大夫！”

“是鹤顶红……”灵飞决然地对我笑，清澈的眼睛，渐渐失去了神采。

鹤顶红。我听说过这种毒药的威名，服了鹤顶红，人必死无疑。灵飞是个医术高明的太医，对于这些毒药，想必自己很了解。他这样说，也是明白自己恐怕是不行了。

心里的痛苦，让我再也忍不住地大叫：“灵飞……”

听闻我呼声的侍从和狱卒们，迅速地跑了进来，看到这个场景，都呆住了。

我大吼道：“太医呢？怎么没有人去找太医？”

恋水连忙说道：“娘娘，称心已经跑去传太医了，应该很快会回来。”

很快？有多快？灵飞还能坚持到太医来吗？我悲戚地看着逐渐开始虚弱的灵飞，眼泪不停地滚落。

灵飞无力地伸出手，在我的眼角轻抹，“不要哭，否则，我会走得不安心。”那么平静的语气，好像早已经知晓会有这么一天。灵飞肯定非常痛苦，虽然他强迫自己镇定，可是，从他战栗、抖动的身体来看，他已经快要坚持不住了。突然，他的脸色一变，双手紧捂住腹部，“噗——”的一声，嘴里喷出了鲜血。

灵飞的血，直直地喷在我的宫装上，鲜红的一片，触目惊心。脑子说不出的胀痛、混乱，想不到我竟然亲眼看着灵飞去赴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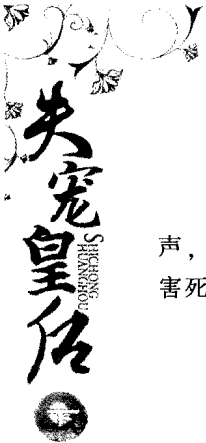
“娘娘！”恋水大惊失色地连忙奔过来，扑到我的身前，“娘娘，还是先回避一下吧。”

我真的不忍心再看下去，痛苦地倒在了恋水的身上。眼泪就是止不住地流，心，刀割般的痛。一个活生生的人，如此风华正茂，刚才还和我谈笑风生，就这么一会，便要在我的面前，一步步地走向死亡……此刻的痛心，不知道是夕雾残存给我的那份对灵飞的真情，还是我自己眼睁睁看着灵飞痛苦，却只能袖手旁观，无能为力。

“有劳你，把皇后娘娘搀走吧……”灵飞无力的话语传来，这是在对恋水说。

而我听到这，心更加揪紧。欲要说些什么，却被过来搀扶我的恋水打断。

“娘娘，先回宫吧。”恋水看着我，忧虑地说道，“太医已经快到了，娘娘也不必太担心。娘娘的衣服也脏了，奴婢斗胆，还请娘娘回宫等候消息吧。”



脑袋一片混沌的我，不知道是怎样被人扶出了天牢。耳朵里全都是嗡嗡的响声，纷繁困扰，心，乱极了。悲愤、感慨，我只有一个念头：上官灵飞，被龙魑害死了……



回到宫中，不知道什么时候睡过去的，睁开眼时，已经是掌灯时分。揉了揉肿胀的眼睛，刚有了意识便猛然间想起了上官灵飞。

“恋水！”我忙高声叫道。

恋水连忙跑到我跟前，“娘娘有何吩咐？”

我一把拉住恋水的手，急切地问道：“灵飞他……怎样了？”

“死了。”这不是恋水的回答，而是一个熟悉、深沉的男声。

龙魑那张俊逸的脸，不多时就出现在了 my 眼前，神色很平静。

我的心在看到 he 这张脸时，突然疼了起来。就是他，就是他杀死了上官灵飞。龙魑，不仅利用了夕雾，也害死了夕雾真心爱过的男人。他的脸，还是那么俊美，大概任何女人看到了都会动心吧。可是，现在在我看来，这张脸只能用恐怖来形容。

“夕雾……”龙魑把我的手从恋水那里挪开，自己紧紧地握住，仿佛怜惜地看着我说道，“上官灵飞，已经不在，是鹤顶红……”

“你这个浑蛋！”我愤然地抽出自己的手，仇恨地瞪着龙魑，“你是皇帝啊，竟然只有这样小的气量！我都说了，不干灵飞的事，我们是被人陷害的，你为什么还要毒死他？就算是容不下他，也不至于要了他的命啊！”血冲头顶，我激动地起身，声嘶力竭地吼道：“皇帝就可以草菅人命吗？刚愎自用、小肚鸡肠，你算什么皇帝啊？你给我滚出去，我不要再看到你！”

龙魑傻呆呆地愣在那里，看着近乎于疯狂的我，嘴张了张，却没有说出一个字来。

我悲愤地溢出眼泪，想到悲惨的灵飞，心里就痛。我大口大口地喘着气，手指着龙魑，一字一顿地说道：“你这个杀人凶手！我、恨、你！”

龙魑的脸色铁青，胸口起伏很大，像是在憋着气。他忍了忍，柔声说道：“朕知道你心里难过，所以，朕不会怪你口不择言。好在这里也没有外人，你……”

“你竟然还有脸跟我说我不怪我？！”我鄙夷地看着龙魑，冷笑道，“你给我听好，我不用你来施恩，那些你所谓的口不择言，其实才是我的真心话！”我也不管内殿里还有宫女太监在场，想到什么就脱口而出，“我忍你已经够久了，不想再



被你利用、欺负下去了。更准确地说，我不想像灵飞那样，有朝一日被你像捻死个蚂蚁一样地杀掉。今天，我们就来做个了断好了。”

我翻身要下床，无奈情急加上过于激动，使得自己的身体发虚，一不留神踩空，我整个人就重重地摔在了脚踏上。

“夕雾……”龙鹰急得上前将我整个人拦腰抱了起来，“你怎么了？”

我像条件反射一般的，在龙鹰怀里拼命挣扎，边动边喊：“你别碰我，我不要让这种肮脏的人碰！”

龙鹰眉头紧皱，对我的话看似很不满，但是手中力道丝毫不见放松，任凭我手脚并用地折腾，他仍然不为所动。

我的体力渐渐不支，加上心里烦闷，情绪也开始失控。我只想着不要龙鹰碰我，情急之下，我低下头，在他的肩膀处狠狠地咬了下去。

龙鹰没想到我会突然咬他，不禁疼得叫了一声，同时，松开了自己的手。可怜我就在这毫无保护措施的情况下，再次狠狠地跌落在地。

“夕雾……”龙鹰傻了眼，连忙蹲下，“我……一时忘记了……”

我顾不上身体的疼痛，恨恨地瞪向他，认真说道：“不是你忘记了。其实，这就好像你平日里对我的态度。当你没有危险时，你会假意过来保护我。而当你自己受到了危险时，你先考虑的，就是保住自身，牺牲掉我。你真的好自私！”

龙鹰的脸僵住了，一种我从来没有看到过的受伤的神情，浮上了他的面容，“我……”

“不用解释，我也不想再听。说什么君无戏言，可笑啊，”我怏然地笑道，“你扪心自问，你对我说过的话，又有多少是真的？”

“你……”

龙鹰刚开了口，不想却被我立即打断：“我想好了，不用等到两天以后，就是今天吧，我们做个了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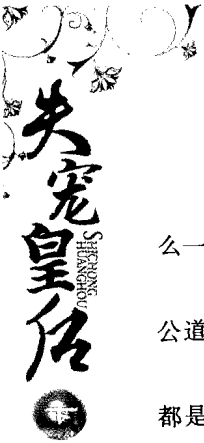
“可是，至少，你应该听听我的解释吧。”龙鹰苦笑道。

“不必！”我倔强地自己爬了起来，不再理他，而是向我的随侍吩咐道，“恋水，马上命人将宫里所有的嫔妃召集到承瑞宫，并且告诉她们，必须来，否则，本宫会以大不敬的罪责惩罚借故不到之人！称心，你带几个人，去把皇太后和静宜太妃请来。”

“夕雾，你要做什么？”龙鹰急了，上来将我拽住。

我冷冷地扳开他的手，坚定地说道：“我要对所有的人说明事情的真相。还有，为你找出我的继任者！”

“你……”龙鹰额上的青筋暴突，攥紧拳头对我说道，“不许胡闹！”



我根本不理睬，径自说道：“你当初选择立我为后时，就应该想到，会有这么一天的。”说完，我不再看龙飏，转身，大步地离去。

夕雾，对不起，我没有为你保住上官灵飞。但是，我发誓，人们欠你太多的公道，我一定要让他们加倍偿还！哪怕，是输了自己这条命。

我承认，刚才对龙飏的态度，有些过于激动。我没办法不这样，脑子里全部都是灵飞将死时凄然的神情，虽然我不是夕雾，但是我实在不可能看着一个无辜的人，在自己的面前惨烈死去而无动于衷。而杀害这个可怜人的，正是夜兰的皇帝陛下。



人还没有到齐，趁此空闲我独自一人躲在承瑞宫最不起眼的小房间内，痛痛快快地哭了一顿。不单单是为了灵飞，再怎么讲，我不是夕雾，虽然为他惋惜、痛心，但是，也不至于就这么痛彻心扉。我是为了长期以来心里的苦闷找一个宣泄的方式。宫里压抑令人窒息的生活，早已经让我疲惫不堪。一个人坚持到了现在，终于是熬不住了。无论怎样坚强，我也是个弱女子，明争暗斗、你死我活，不是我的本性。灵飞的死，在此时发生，无疑是触痛了我内心中最后一丝对温情的渴望和坚持下去的决心。我真的想放弃了。

昏暗的屋内，我蹲在角落里。哭够了，只觉得被泪水浸过的面颊绷得很紧，肿胀的眼睛，很难受。对于即将到来的场面，我虽已做好心理准备，但仍然觉得有点忐忑。也许，今天就是我在宫里待的最后一天，更说不定，也是我存活于世上的最后一天。所谓最后的答案，我虽猜到，但没有一丝证据。之所以就这样要对龙飏和所有人公布，并不全是冲动，而是，我知道自己是没有能力找到那个答案的。既然找不到，干脆就不要拖了。

因此，今天的结果对我来说，十有八九是不测。然，我不怕，与其像现在这样委屈地活着，还不如骄傲地赴死。只要可以为夕雾洗清冤屈，讨还公道，其他对我来说，全都没有意义。

陌生而又熟悉的夜兰、龙飏、皇太后、诺地、秀童、繁炽、静宜太妃、如歌……在这里所有认识的人们，今日过后，我冯裳霓与你们，再无瓜葛……

恋水就在这个时候，轻轻地走了进来，看到角落里的我，连忙奔过来，“娘娘，您怎么了？”

我摇摇头，“我没事。你不是去各宫传召去了吗？怎么会知道我在这里？”

恋水没有马上回答我，而是起身将门关好，而后回到我身边，认真地对我说



道：“娘娘，请恕奴婢斗胆多嘴，还请娘娘三思今日的事情。”

我微笑着，轻轻抚了下恋水的头道：“我是应该怪你的斗胆多嘴，还是该怪你代替你真正的主人来劝我？”

恋水惊愕地看着我，好半天才讪然说道：“娘娘，您这是在说些什么啊？”

“你不要怕，我并没有一点怪你的意思。”我笑道，“其实，我更应该认真地感谢你。如果不是你，诺地又何来我如此多的信息？又怎能在我有危险的时候，及时出现搭救？”

恋水的面颊羞涩微红，“原来娘娘都已经知道了。”她低下头想了想说道，“既然如此，那么奴婢也就不绕弯子了。”她认真地看向我，“今日之事，娘娘不应该和万岁爷把话说得这么绝。这样一来，娘娘把自己的退路都堵死了啊。娘娘别忘了，和万岁爷的那个约定，如果拿不出绝对有把握的证据，娘娘最后……”

“当时是有点冲动，因为亲眼看着灵飞赴死，心情一定不会平静。”我坦言道，“不过，这其实也是早晚的事，灵飞的死，只是把这个时间提前了两天而已。我并没有觉得把自己的退路堵死，因为，我根本就没有退路。即便有，我也不想退。恋水，我的话你明白吗？”

“娘娘，您……”恋水不能相信地瞪大了眼睛，“放弃了吗？就这么容易地放弃了？”

我笑着摇摇头，“恋水，我的心你是不会懂的。不是放弃，原本，我就没有拥有过。”我决然地站起身，拍拍身上的尘土，回过头对恋水微微一笑，“让你宣召的人，都到了吗？耽误了很多时间，咱们应该走了。”

恋水连忙站起来，上前挡在门前，挡住我，“娘娘，您不能去！”

我愣住了，看着身前坚毅的恋水，叹口气说道：“总要去面对的，躲避不能解决问题。”

“娘娘，奴婢……”恋水涨红了脸，看着我有些激动，却欲言又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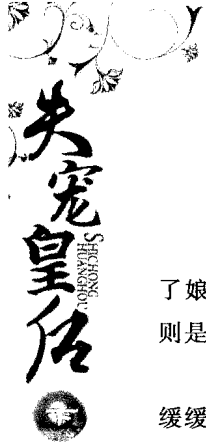
“恋水，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我不禁生疑。

恋水努力努嘴，想说什么，却又咬了咬牙。我看得出，她一定正在进行激烈的心理斗争。

她到底怎么了？我和恋水对视着，彼此的心里都不平静。隐约间，我似乎有点知晓了恋水的犹豫，“你是不是知道什么？”

恋水深深地吸了口气，“娘娘，奴婢不可说，但是，奴婢也不想看着娘娘一步一步走向别人早已设计好的圈套。”

这句话让我震撼了下。别人早已设计好的圈套？也就是说，我今天的举动，正是他人乐意见到的，无论是自请废后还是以死谢罪。



“恋水，你不可说，那么这事和诺地有关对吗？”我分析着。

恋水认真说道：“奴婢不能背叛太子爷，那样就是不忠。但是，奴婢自从跟了娘娘，娘娘对奴婢情如姐妹，那么信任奴婢，奴婢如果眼睁睁看着娘娘遭难，则是不义。奴婢怎么可以做不忠不义之人？”

恋水才只是个半大的孩子啊，说出的这番话，却字字铿锵。我拍拍她的肩膀，缓缓说道：“那个所谓的圈套，最终的目的，是我被废还是被杀？”

“就是因为最终的上面，太子爷和那人产生了分歧。为免娘娘遭受不测，爷在临走之前特意嘱咐奴婢，不能让娘娘冲动之下……”恋水惶然地看着我说道。

我点点头，“是秀童对吗？”听完恋水的话，心中原本不确定的疑问，终于得到了证实。没错，就是秀童。那个一直以来都对我非常善意的女子，那个幼子死后就一直因病深居简出的女子，那个让我一直都心存好感甚至从来就没有怀疑过的女子。

恋水惊愕地看着我，“娘娘……您怎么会知道的？爷说，娘娘永远都不会猜到的啊。”

诺地？我冷笑了一声，他还是小看了我的智慧。

当最后的答案被确定后，心里却突然升起了一种酸酸的感觉，不知道是因为自己貌似聪明结果却依然落入了他人的圈套，还是因为心目中另眼相看的仙容淡定的女人，从此以后再也不见。原来当时紫晴没说错，对我最好的那个人，就是要我命的人。还有诺地，不管出于什么意图，也曾经对我重提这句话，似乎提醒着我要防备秀童。但是，我全部都忽略了。

“娘娘，您已经知道了，那么就要赶紧想想对策吧。娘娘……”恋水急切地看着我说道。

我的心有点乱，接下来要怎么应对，还真是一个难题了。秀童和诺地联盟，皇太后一定脱不了干系，加上那个静宜太妃……我脑子里突然有个想法闪过。难道说……

“恋水，快点走，我要去见皇上。”我忙问道。

“娘娘，万岁爷现在已经在正殿那边了。”恋水回道。

“那就是说皇太后她们都已经到了？”

“回娘娘，老佛爷、太妃主子还有绝大部分的娘娘们都已经来了。”

我有些懊恼，“那么说来，已经晚了。”

话音未落，门突然被人撞开，一队侍卫跑了进来，将愣在一旁的我和恋水团团围住。

“的确晚了。”说话的，是侍卫中的长官，一个年轻男子。他走了进来，看到了我，笑道：“你就是夕雾？”

“大胆，竟敢直呼皇后娘娘的名讳！”恋水在一旁斥喝。

年轻男子冷笑道：“皇后？她吗？”表情十足的轻蔑和不屑。

“你是谁？想要做什么？”我问道。

“新任禁卫军都统沈寄男。”男子高傲地说道，“特奉皇上之命来拘捕假冒皇后之名的嫌犯。”

假冒皇后？我和恋水面面相觑，这事从何说起？

“你这是什么意思？谁在假冒皇后？”我忍不住问道。

沈寄男白了我一眼，“当然是你，少在这里装糊涂。你还不知道吧？就在刚刚，有人在皇上面前戳穿了你假冒皇后的身份，皇上听了大怒，这才让我带人四处查找你的。你倒是会找地方躲，让我真是废了不少的工夫。”

我说的来不及，就是这个。看来，秀童一派已经等不及了，见我突然传召，深怕她们的事情败露，因此才会想出这个方法来。现在已经不是皇后清白不清白的问题了，根本的，皇后就不是真的。倘若此罪论定，我绝对难逃一死。

这一招，够狠。

一定是皇太后的计谋。知道我不是真夕雾的，只有她。在这个关键时刻说出来，她可真是太高明了。

“你们还傻站着干什么？还不给我把她们两个绑了！”沈寄男对侍卫们大喝。

旋即，便有几个侍卫过来，不由分说地用绳子将我和恋水双手背后地绑了起来。我气得大叫：“我只是被人诬告，还没有被皇上废掉，你就敢如此粗暴地对待我，你们真是胆大妄为！”我余光看到了被绑得痛苦不堪的恋水，更是心疼，“就算我假冒皇后该抓，可是宫女没有错，你们凭什么要这样对她？快点放开她！”

沈寄男慢慢地走到我面前，似笑非笑道：“你当我们长了几个脑袋？绑你们，是皇上的口谕，咱们做下人的，当然要谨遵才是啊。”

我愤然地瞪着他，大声说道：“那还不快点走？”

沈寄男却突然笑了，对其他侍卫说道：“你们先把那个宫女带出去，我还有点私事要单独向‘皇后娘娘’请教。”

其他侍卫会意，几个人动作粗暴地拽过恋水就往外走。我急得不行，连忙大叫：“你们轻一点不行吗？她还只是个孩子！”

恋水最终还是被那些人架了出去。沈寄男假笑着说道：“你自己都是泥菩萨过江了，还有心管别人。”

我狠狠地瞪向沈寄男，“你有屁就快放！”



沈寄男走到我的面前，低下头逼视着我，“怎么样，是不是很害怕？”

我嫌恶地白了他一眼，并没有说话。

沈寄男饶有兴致地看着我，半晌后，叹了一口气，“我真的不明白，你到底有哪点比我姐姐好？皇上又是喜欢你哪一点？”

我疑惑地看向沈寄男，才发现面前这个男人长相十分不俗，并且很面熟，好像曾经见过似的，“你是皇贵妃的弟弟？”我试探着问道。

沈寄男嗤笑道：“你才知道吗？”

“你想干什么？”虽然不是繁炽设计害我，但是我和她之间也并不融洽，她的兄弟应该与她一样对我心存不满。这个沈寄男不会是想趁没人，替他姐姐教训我吧？

“我说，你不要对我臭着一副晚娘面孔好不好？”沈寄男撇起了嘴，一副不高兴的样子，“现在，只有我爹爹和姐姐才能救你，你总该感激我才对吧？”

“救我？”我狐疑地看着沈寄男，想了想，立即就明白了。沈敬光，是龙懿最信任的臣子，天生就是来制约抗衡萧家势力的。虽然他现在因为战败赋闲在家，可是，龙懿并没有革除他的兵权。也许，沈敬光的战败，并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秀童反叛的叔叔已经投靠羌戎，诺地与他们也有干系，而静宜太妃的儿子龙骁率领百万大军在前线，倘若这三方联手，夜兰很有可能在短时间内沦陷。我明白了，萧氏现在想做的，已经不是简单的咸鱼翻身。龙懿一定是发现了萧氏的异常举动，才会让沈敬光以战败之名回京。一来掩人耳目，二来沈敬光因为战败，在朝廷中的影响力定然比以前小。那么，短时间内，应该不会被人太过关注。龙懿肯定有自己的打算，否则，绝对不会在内忧外患的紧要关头，召回自己最倚重的臣子。

也就是说，龙懿已经洞悉整件事，知道所谓假冒皇后的事情，一定是有人蓄意捏造的。那么如果想要不动声色地救我，龙懿所能倚靠的，也就只能是沈敬光这一派了。还有一点也很重要，沈敬光一定清楚，以自己和龙懿之间紧密的关系，如果被萧氏得势，那么他一定没有好日子过，自己的儿女、家人也绝对没有好日子过。所以，他们只有和龙懿更加紧密地站在一起，精诚合作，才有可能与萧氏抗争下去。如此说来，除了龙懿之外，现在能够救我的，还真的只剩了沈敬光这一派。

想到此，我连忙对沈寄男说道：“确切一点说，我们现阶段是站在一个阵营中的。你们当然要救我。”

沈寄男顿时皱了眉头，打量我一番，说道：“你什么态度啊？命都快没了，还在这里摆皇后的架子。”

我被这个长相英俊却头脑简单的男人气得够呛，狠狠瞪了他一眼，低声说道：



“你就不要再说没用的话了，都什么时候了，快点说正经的。”

沈寄男被我数落两句，脸色微变，瞪了我一眼，可最终语气还是软了下来：“皇上是故意让我带着人大张旗鼓来抓你的，这全是为了你的安全考虑。你的处境暂时会比较艰难，可能会被关进天牢。但是，这样对你反而好。天牢里我会安排好自己人，你就放心吧。”

我想了想问道：“你是说，这都是皇上安排的所谓苦肉计，做给外人看的？”

“皇上如此圣明，当然有自己的打算。”沈寄男轻轻笑道，“一直不动声色，乃是不想打草惊蛇。”他低下头看着我，“只是因为时机还不到，现在还不是我们动手的时候，不能轻举妄动。所以对于你的处境，皇上很是为难。”见我迷惑的表情，沈寄男撇了撇嘴道：“看起来，皇上对你好过对我姐姐。”

不知为何，听沈寄男如此说，我竟有些不好意思起来，“你说什么呢？皇上对繁炽才是真好，否则，又哪里会时时刻刻地惦念担忧，还设身处地为她着想让她深居内廷，远离是非。”

沈寄男看着我，似笑非笑，“你这个表情，我会认为你在害羞哦。”

我嗔怪地抬头瞪着他，“你不要太过分！怎么说，我现在仍是皇后，岂容你如此没大没小地调侃？”真是没有规矩、目中无人，不知道沈敬光怎么调教出的这一双儿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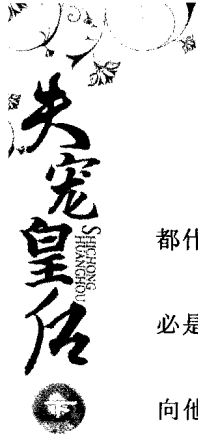
沈寄男愣了一下，脸色一僵，旋即将自己随身佩戴的腰刀拔了出来，“如果不是你，我姐姐早就已经是皇后了……”他把刀挡在我的面颊上，低沉着声音，那张有点邪魅的脸同时凑到了我的耳边说道，“你这张脸，虽然不如我姐姐那般动人，但是也还不差。如果，这张脸上出现了几个难看的刀疤，你觉得皇上看了还会不会喜欢呢？”

一股寒意袭来，我就知道沈寄男一定没安什么好心。我忙退后了几步，有些惊恐地看看他，又看看寒光闪闪的弯刀，声音不免有些发颤：“你想毁我的容？”

沈寄男步步逼近我，终于，将我逼得靠在了墙上，“我很期待，皇上看到你脸上刀疤时的表情。”他将弯刀慢慢举到我的眼前，嘴角浮现出一种让人看不懂的笑容。

我并不是害怕，只是对他突然的举动有些措手不及。我静静地注视着沈寄男，缓缓说道：“告诉你姐姐，以色侍君，不长久矣。她，总有变老变丑的那一天。”

沈寄男同样静静地看着我，许久后才认真说道：“如果此刻是我姐姐被人胁迫，她不可能有你这样的镇定。”他放下了手中的弯刀，极迅速地在我身后划了两下。绑着我的绳子，立时被割断。沈寄男往后退了几步，见我仍然发愣，笑了一下，“开个玩笑而已，我还不至于那么粗俗。”



“也好不到哪去。”我被他弄得哭笑不得，一边揉着疼痛的胳膊，一边暗想：都什么时候了，他还有心情开玩笑。

沈寄男正了脸色说道：“记着，有时候看起来对你有威胁的人或事，其实未必是你看到的那样。”

原来，他是为了让我明白这个道理才如此做的。我不由得怀着复杂的心情看向他，看起来，他并不是我想象中的那么简单。



第二十章 针锋相对

承瑞宫正殿。

龙懿、皇太后、静宜太妃以及后宫所有有封号的嫔妃悉数到场，让原本就不是很宽敞的正殿，显得更加拥挤。

我在沈寄男等人的押送下，走了进来。所有人的目光立即都凝聚在我一个人的身上。到场的每一个人，都各怀心事，见我如此，表情各有不同。

“原来把咱们聚集到一起，是想让大家都看看这个假皇后啊。”静宜太妃尖刻的话语响起，堂下顿时议论纷纷。

龙懿不满地瞥了一眼静宜太妃，慢慢说道：“太妃，朕还没有说话，哪里就轮得到你开口？”语气十分生硬。

太妃被龙懿说得有些讪然，“本宫，是气不过在咱们夜兰皇宫竟然会发生这样的事情。这要是传了出去，咱们夜兰可要被多少人笑话啊。”

“你少说两句吧。”皇太后沉着脸打断太妃的话，“这么多人都在，别忘了自己的身份。”

龙懿没再理会太妃，而是冷冷地看着我。我没有任何的畏惧，同样镇定地看着他。

“你有什么要说的吗？”龙懿问道，眼神渐渐地平和下来。

我环视了一圈到场的人，平静地说道：“我是夕雾，我是皇后。”

“可是，有人对朕说，你不是皇后。”龙懿的眼神突然间闪过一丝危险，“真正的夕雾皇后已经死了。是这样吗？”

我并不慌乱，“如果我不是夕雾，又会是谁？”我傲然地看向龙懿，有些不屑地笑道：“臣妾这个皇后，是皇上亲自下旨册立的，难道连皇上都看不出臣妾是真是假吗？”

“就算皇上和所有人都被你蒙骗了，可是我的眼睛里却绝对容不了沙子。”我的身后突然传来了熟悉的声音。

我愕然地回过头，但见如歌决然地跪在地上，双眼带着仇恨狠狠地瞪着我，“如歌，你……”我绝对没有想到，向龙懿告状的人，竟然是她。